



吸血鬼家族： 拜伦的激情、嫉妒与诅咒

The Vampyre Family:
Passion, Envy and the Curse
of Byron

【美】安德鲁·麦康奈尔·斯托特 著
Andrew McConnell Stott / 邵文实 译



黑龙江出版集团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吸血鬼家族： 拜伦的激情、嫉妒与诅咒

The Vampyre Family:
Passion, Envy and the Curse
of Byron

【美】安德鲁·麦康奈尔·斯托特 著
Andrew McConnell Stott / 邵文实 译

P 黑龙江出版集团
G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

版权登记号：08-2015-016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吸血鬼家族：拜伦的激情、嫉妒与诅咒 / (美) 斯托特 (Stott, A. M.) 著；
邵文实译。--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15.12

ISBN 978-7-5316-8513-5

I. ①吸… II. ①斯… ②邵… III. ①拜伦, G.G. (1788~1824)—传记

IV. ①K835.61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99621号

THE VAMPYRE FAMILY: PASSION, ENVY AND THE CURSE OF BYRON By ANDREW MCCONNELL STOTT

Copyright © 2013 BY ANDREW MCCONNELL STOTT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Fox Mason Agency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6 by Heilongjiang Educational Press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吸血鬼家族：拜伦的激情、嫉妒与诅咒

XIXUEGUI JIAZU: BAILUN DE JIQING、JIDU YU ZUZHOU

丛书策划 宋舒白

作 者 [美] 安德鲁·麦康奈尔·斯托特 (Andrew McConnell Stott) 著

译 者 邵文实 译

责任编辑 宋舒白 张 浩

装帧设计 冯军辉

责任校对 张颐武

出版发行 黑龙江教育出版社（哈尔滨市南岗区花园街158号）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新 浪 微 博 <http://weibo.com/longjiaoshe>

公 众 微 信 heilongjiangjiaoyu

天 猫 店 <http://hljjycbsts.tmall.com>

E - m a i l heilongjiangjiaoyu@126.com

电 话 010-64187564

开 本 700×1000 1/16

印 张 29.75

字 数 320千

版 次 2016年1月第1版 2016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316-8513-5

定 价 66.00元



立人天地

献给乔茜、弗朗西斯和弗洛伊德

你为何写书？因为我的双手只能从我的身体向外伸出寥寥数寸；因为当我的心想要倾空双手时，我的贫穷却使它们空无一物；因为我的生命短暂，我意志薄弱；因为一本书，就算只出一版，也有可能使三四人受益，若不然我便无从影响他们……哦，光是想一想《树林里孩子们的歌谣》(Ballad of the Children of the Wood)在难以计数的人心中所催生的思想、情感和热烈的冲动，亚历山大大帝的领地与之相比亦不值一提。

——塞缪尔·泰勒·柯勒律治札记，1811年5~7月

若有更好的事要做，谁会写书？

——拜伦勋爵日记，1813年11月24日

序曲

Byron

波利多里医生站在坟墓的一侧，脚边躺着唯一的病人。

拜伦勋爵并没有死，他只是在测量坟墓的尺寸。他的流放已于一天前开始，尽管只有二十八岁，身后之事却沉甸甸地压在他的心头。

由于逆风，他们前往欧洲大陆的行程被推迟，于是，拜伦、约翰·波利多里（John Polidori）以及拜伦的两个大学密友约翰·卡姆·霍布豪斯（John Cam Hobhouse）和斯克罗普·伯德摩尔·戴维斯（Scrope Berdmore Davies）已在多佛盘桓一日，抓紧最后的时间采办遗留在伦敦的物品，监督管家们将马车装载入舱。在“轮船旅店”用过晚餐后，一行四人前去寻找查尔斯·丘吉尔（Charles Churchill）的坟墓，这位诗人寿命不长，却在五十多年前名噪一时。波利多里一马当先，走了一英里的上坡路，前往牛巷（Cow Lane）和几近废弃的圣马丁一勒一格兰教堂（church of St Martin-le-Gran），那里，孩子们在风化了的坟墓间嬉戏追逐，对自

己脚下踩的是什么全不在意。一位上了年纪的教堂司事指向那位诗人的生命终点，那是块普普通通的墓碑，与周围商人和水手的墓碑别无二致，上面写着：“此处安息着著名的查尔斯·丘吉尔的遗骸。”

“他以什么著名？”拜伦问。

“我说不上来，”教堂司事答道。“不是我埋的他。”

这是个理想的回答，是对拜伦的虚无感和失落感的完美补充。此时，夕阳开始西沉，似乎使附近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拜伦将一个克朗抛给那个老人，好让他收拾那块墓地，自己则跪倒在地，横躺在起伏不平的草皮之上。

波利多里一言未发，内心却颤抖不已。年轻的医生在日记里写到，对于那些“雄心勃勃的文坛英杰而言”，“这真是个教训”。

目录

Contents

序曲 / 001

第一章 圣乔治日 / 001

第二章 给约翰的指令 / 019

第三章 一种平等的基础 / 041

第四章 那个头脑古怪的姑娘 / 057

第五章 这里有个人 / 077

第六章 一粒帝国的尘埃 / 095

第七章 年轻的塔希提人 / 113

第八章 月晕中的一颗星 / 131

第九章 汝拉山迷雾 / 153

第十章 死于欢愉 / 173

第十一章 米兰英雄 / 192

第十二章 家庭守护神 / 215

第十三章 吸血鬼 / 239

第十四章 海上所多玛 / 261

第十五章 狂风暴雨到来前被撕裂的乌云 / 283

尾声 / 306

鸣谢 / 322

注释 / 325

第一章

圣乔治日

头天晚上谁都没睡好。在拜伦历经数月的刻薄对待与非难期间，霍布豪斯一直是他最坚定的盟友，此时最终倒在了压力之下，带着肩头骤然的剧痛就寝。波利多里，拜伦的私人医生，在皮卡迪利街（Piccadilly Terrace）13号的那幢巨大但人情冷漠的房子中上岗快一个星期了，却没有一张可供下榻的床，只好用长椅凑合，靠两只空香槟酒瓶和一盘蛋糕碎屑守夜，这些是道格拉斯·金奈尔德（Douglas Kinnaird）珍贵的告别礼物。拜伦一直在熬夜写信：一封给作曲家艾萨克·内森（Isaac Nathan），感谢他给的未发酵的面包，“一道施于那被毁灭的天使身上的符咒”，第二封写给他亲爱的同父异母的姐姐奥古斯塔·利（Augusta Leigh），命令她“决不得以任何形式——或在任何场合——提起或暗示拜伦夫人之名”。

仆人们忙着做早餐，响动声打破了那虚假的宁静。大家六点起床，意欲早点出发，但拜伦的匆忙和困惑意味着，不到九点半，谁都不会准备完毕。门外传来一片喧哗之声，等几辆四轮马车于十点钟左右到来时，外面已聚集起一群怒气冲冲的人，多得足以堵塞整条街道。弗莱彻（Fletcher）和拉什顿（Rushton），两位常年伴随拜伦左右

的仆人，最先走出门去，身后跟着一个名叫伯杰（Berger）的瑞士人，三人匆匆走下台阶，以便维持通道的畅通。霍布豪斯貌似拳击手、膀大腰圆，他紧随其后，与波利多里一道推开众人，挤到第一辆四轮马车处，在众人合拢过来之时驱车而去。此刻，斯克罗普现出身来，与他一道的是拜伦。人群开始喧闹起来，大喊大叫，连连威胁嘲骂诗人，称他为卖国贼，重复着当天《晨报》（*Morning Post*）上的侮辱，该报对他“笨拙的腿脚”极尽挖苦之能事。在叫喊声越来越大、人群变得越来越狂暴时，他们爬进了马车。霍布豪斯若非因写了奉承拿破仑·波拿巴（Napoleon Bonaparte）的东西而护照被扣的话，此刻就会陪在拜伦的身边。他转身向后看去，一面想象着“各种各样的意外”，直到诗人暗绿色的四轮马车从混乱的人群中杀出。

几分钟之内，法警便已抵达，清空了房屋，以便进行半年的出租，这给了众人机会得以窥视拜伦的家具、绘画、鸟和一只宠物松鼠。他的藏书已经被拍卖，收入对他三万英镑的债务几乎没有任何改善，其中五百英镑是欠马车制造者的，他为拜伦制作了这辆他乘着出逃的车辆，它完全是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时使用的四轮马车翻版。马车的一侧所饰纹章是个涡卷式的拉丁文饰章，上写着：“相信拜伦”。这一天是1816年4月23日，圣乔治日。

拜伦在自家门口遭到嘲笑这件事证明了民众对其情感的变化程度，在短短数周之内，他们的情感几乎经历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事情的起因是他与安娜贝拉·米尔班克（Annabella Milbanke）的婚姻破裂，以及他们离异所带来的公开争斗。拜伦在结婚的十五个月中，一直表现得疏远冷淡，甚至冷酷无情，他们的女儿阿达（Ada）

仅仅四个月前才出生，在那之后，拜伦的行为更是变本加厉，尽管他们离异的确切原因始终模糊不明，甚至就连他们自己也说不清楚。由于担心拜伦会得到孩子的监护权，拜伦夫人的法律顾问一直沉默，大量怪异的谣言从中诞生：拜伦是个疯子，是个酒鬼，与自己的同父异母姐姐奥古斯塔行乱伦之事，在政治上有叛国通敌之嫌，而最当遭到谴责的，是他犯有鸡奸的死罪。这激起了暴风骤雨般的反响。那头“1812年的雄狮”，那个“炙手可热的宠儿”，一个声名卓著到有人在爪哇语报纸上撰写有关他的文章的人，却发现自己在街道上遭人诅咒，在报刊上饱受谩骂。关心他的朋友们警告他不要前往剧院，也不要在大白天使用自己的马车，以免遭到刺杀。

含沙射影的传闻谣言对拜伦的落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正如一部名为《拜伦》的情节跌宕内容虚构的故事曾让他扶摇直上一样。尽管拜伦声称，他只是“早晨一觉醒来，发现自己暴得大名”，但他的声名鹊起是经过精心算计并渐次增长的，是一个他自儿童时代起便渴望的梦想的实现过程。他曾从就读的哈罗（Harrow）精英寄宿学校写信给母亲，对她说，“通向富裕或伟大的道路就在我的面前，我也能够、我也将在世界上披荆斩棘，自辟蹊径，否则，就在这样的努力中毁灭。”这种蒸腾的雄心源于诸多日积月累的不安全感，包括造成了他右腿畸形的先天性发育异常、放荡不羁的父亲“疯子杰克”拜伦上尉的过世，还有他出乎意料地因一位伯祖父过世的孙子而继承来的一个头衔，结果却发现，它的外壳下包裹的是令人作呕之事和一屁股债务。

拜伦的雄心最初聚焦于公共事务之上。但是，当事实证明他的议会生涯短暂而平凡时，年仅二十一岁的他希望看到自己成为这样

一个人：“他的著作得到评论家们的盛赞，为公爵夫人们所赏识，在大都会所有的书店出售”。到此时，他已出版了四部诗集，尽管没有一部大获成功。他第一部公开发行的诗集是《慵懒时光》(*Hours of Idleness*, 1807)，它受到了律师亨利·布洛姆(Henry Brougham)在《爱丁堡评论》(*Edinburgh Review*)上的大肆抨击，后者斥它为“一潭死水”，“愚不可及，令人厌倦”，劝告诗作者“立刻放弃诗歌”，这个评论使得拜伦灌下了三瓶红葡萄酒，并威胁说要将自己的脑仁打出来。他没那么做，而是以诗歌的形式反戈一击，创作了一篇名为《英格兰诗人与苏格兰评论家》(*English Bards and Scotch Reviewers*)的长篇讽刺作品，这部作品言辞刻薄，令《爱丁堡评论》的编辑们精神一振，拜伦的作品用一种方法，将当代所有知名作家都羞辱了一番，称沃尔特·司各特爵士(Sir Walter Scott)“迂腐不堪”，华兹华斯(Wordsworth)是“白痴”，柯勒律治(Coleridge)是“蠢货”。折中调和可不是他的天性。

1809年夏，就在《英格兰诗人》出版后不久，拜伦从斯克罗普·戴维斯那里借了些钱，离开英国，在霍布豪斯的陪伴下遍游葡萄牙、西班牙、阿尔巴尼亚、希腊和土耳其。那是一次非正统的欧洲大陆教育之旅(Grand Tour)，因为受到了欧洲大陆军的逼迫，这些部队阻碍了久已有之的穿越意大利废墟和法国妓院的固有线路。但事实证明，这是对那个年轻人的生活有塑造之功的经历。在两年的冒险之后，拜伦乘船返回，船上沉甸甸地装载着埃尔金勋爵(Lord Elgin)的古希腊掠夺物，以及拜伦在国外写下的一旅行包手稿。在这些手稿中，有一首长篇自传性诗歌，名叫《恰尔德·布伦》(*Childe Burun*)，

他的表亲和业务顾问罗伯特·达拉斯（Robert Dallas）宣称，这是“我所读过的最妙趣横生的诗歌作品”。拜伦本人则对它满不在乎，而更偏爱另一首以《英格兰诗人》风格创作的滑稽讽刺之作。达拉斯坚持要求拜伦允许自己为之择价而沽，只是在这时，拜伦的态度才有所软化。该诗频频遭拒，最终才在约翰·塞缪尔·默里（John Samuel Murray）那里找到安身立命之所，默里是一位事业有成的出版商之子，雄心勃勃，正在积极地尝试改变其生意的性质，意欲从图书销售商和文具商转变为交易商和潮流引领者。

正是默里的先见之明极大地造就了接下来发生的一切。这位出版商动用了一种精明的市场营销策略，求得文学期刊《评论季刊》（*Quarterly Review*）的编辑、保守党作家威廉·吉福德（William Gifford）的帮助，对诗歌进行了一系列砍削，平抑了诗歌的政治性，使之尽可能地为最广大的读者所喜闻乐见。随后，1812年3月，在先期宣传凭借强调诗人的贵族头衔而吊起了公众的胃口之后，他在一场小规模的销售活动中，以昂贵的四开本版面形式，出版了两卷本的诗歌。每本书收费五十先令，这只能对富有的顾客产生吸引力，默里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抓住时髦人士的眼球，他们的休闲习惯决定了日常活动安排都一切以品位为重。他如愿以偿，因为在三天的时间里，题为《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Childe Harold's Pilgrimage*）的诗歌全部售罄，而拜伦则发现自己成了全国最有权势家族的座上宾，这是个“由占星家构成的圈子”，包括权势集团的杰出人物，如荷兰勋爵（Lord Holland），库柏家族（Cowpers）、泽西夫人（Lady Jersey）、兰斯唐侯爵

(Marquess of Lansdowne) 以及摄政王本人。在宣称他想得到“公爵夫人们赏识”的五年后，拜伦如愿以偿。“这首诗出现在了家家户户的桌子上”，德文郡公爵夫人 (Duchess of Devonshire) 写到：“而他本人所到之处，莫不大受恭维，访客川流不息，奉承与赞美迭至……他几乎成了所有谈话的唯一话题——男人嫉妒他，女人则相互嫉妒。”诗人塞缪尔·罗杰斯 (Samuel Rogers) 写到：“诗歌所展现出的天赋，作者的青春年少和他的社会阶层，他在希腊的浪漫云游”，这一切“组合起来，使得世人对《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和拜伦陷入了十足的疯狂。”

在将拜伦打造成风靡一时的人物的同时，默里也推进着使之有利可图的进程，无论何人，只要肯出十二先令，就有机会亲身体验诗歌。到9月，《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已经出到了第四版，而在接下来的三年里，将售出三万多册。不过，尽管默里精明地将诗歌推向了市场，但读者对它产生的强烈爱慕则源于文本自身。《恰尔德·哈罗尔德游记》甚为通俗易懂，有很多的小意外，且富于异国场景，而其短促的诗句去除了像华兹华斯和柯勒律治一类诗人那令人困惑又故弄玄虚的舒缓韵律，这使异国情调常盛不衰。一个年轻男子去探索神秘的东方，他的叙事提供了一种对信马由缰的幻想以及感官上的可能性，这正是征战中的君主、愚昧的摄政王以及受工业文化禁锢而沮丧不已的读者所迷恋的。然而，拜伦成功的真正钥匙在于他的诗歌所传达的自省感，通过一位“内心痛楚而腻烦的”、生有厌世之意的主人公，揭示了处于骚动之中的隐秘灵魂：